

三九天里的暖日

邹少男

今天是2026年1月13日,三九(1月8—16日)的第6天。

早晨醒来,起床伸手拉开窗帘,窗外天色清亮,亮光静静的铺在老年公寓的院落里。绿中透黄的草地上没有一丝薄霜的痕迹。按节令说,三九本该是一年里最冷的时段。像“三九四九冰上走”这样的说法,听得久了,仿佛寒冷早已在日历上被预支,无须再用身体去确认。

早餐后等到太阳高照时,我与老伴出去散步。散步的人不多,步伐都带着老年人特有的稳健;有人坐在长椅上,微微仰着脸,享受着阳光的温暖;着装多样,有身裹厚重的棉衣,有

穿着看似单薄的外套,甚至有穿着露出小腿的连衣裙服。这样的活动画面,落在三九里,多少让人产生恍惚——仿佛严冬有意停顿了一下,让人们尽享最后一刻的温暖。

我看了看手机上的气温预报:此刻是摄氏零下4度,而全天的温度是摄氏零下1—11度。这简单的数字,却在人的心里生出一种松弛感;对老年人来说,温度不仅是气象指标,更是生活尺度,它关系是否要走出家门;这般温度,出现在三九的第六天,实在是少见。由此,我回想起在此地生活的二十年间,曾有三、四个年头的三九天里温度达到摄氏零

下16度,波托马克河的支流殴克况(Occoquan)河岸边大面积结冰,致使我和两位老年朋友的钓鱼船无法下水钓鲈鱼。

我心里清楚,尽管是三九里的暖日,但毕竟仍是三九天,只是寒冷尚未走到眼前。就像人生中那些被预期的艰难考验,并不都会如约而至。有的考验会提前来到,有的则会迟缓而至。暂时的沉默,不等于消失,节气是不会因此而改变的。

看着这满院的暖日,心绪随着也放缓下来。人到晚年,尽管对寒暑尤为敏感,却也更懂得顺受。这样的反常天气,不令人兴奋,倒让人更清醒:

世事本就无常,若执着于“理应如此”,反而会让心情冷却。

三九的暖阳,无法改变严冬的本质,却在日子里留出了一段缓冲的空隙。就在这难得的温和中,身体得到轻松,心情得到谧静。这正是岁月在晚年时节,悄悄额外给予的坦然、淡定与宽容。

待到严寒真正来临时,至少还能记得:在三九的第六天,严冬曾在窗前、屋外短暂的温柔过。

2026年1月13日

最后一片叶子

泥人

现在想来,那片树叶对于我来说,真如同欧·亨利的小说中贝尔曼画在墙上的最后一片藤叶。

曾经在一个部门里做业务主管,因为工作出色,连年先进、记功。一方面自己滋生了一丝骄狂,更多的是给我的直接上司产生了“功大压主”的感觉,庸庸碌碌的他害怕我有一天会挤了他的位子,开始处处找麻烦。终于,他瞅准一次公司机构及人员整合,竟借机将我“调整”到公司一个偏远的岗位去驻守,并假惺惺地安慰我:现在人手紧缺,你暂时到那先干着,模棱含糊,要起带头作用。

那是一个深秋,我的心情恐怕比那个衰败的秋天还要糟。一种被人愚弄、被人伤害、被人从高处踹落的失望、伤感与愤懑,填满了我狭小的

心胸。偶遇人问我怎么突然去那么冷清的地方了,我觉得那话语后面都隐藏着讥笑与嘲讽。一个人坐在冷清的岗位上,寂寞和痛苦无法排泄,忧愤的心境下,每一分秒都是那么的难熬。

那天,依然百无聊赖地坐在屋内,漠然地看着窗外。这时,窗户对面一棵光秃的树进入我的视线。说它光秃是不完全正确的,因为,那树梢上还有零星的一些树叶。有风吹过,稀零的叶子在枝头摇晃,过不了一会,就有一两片叶子落下。我知道,不会多久,树上的叶子会落个尽光。

过了几日,当我再次注视到那棵树时,树梢上只剩下最后的一片叶子。那片孤独的没有一点光彩的叶

子,在风中抖动、翻卷。我伤感地想,它要落了、落了。

可是,一连几天,那片叶子就是没有在我的预想里凋落,它似乎是被粘在了树梢上,任寒风陡峭,任冷雨瑟瑟。这片寂寞的好像与我同病相怜的叶片儿,似乎触动了我胸中某些坚硬的部分,让我心底涌起一些支撑的力量。我知道这是一种偶然,但我敏感的心那一刻分明把它看成了命运的昭示。

我开始给自己定计划,利用在那个偏僻岗位清静的机会,系统地读书,并且重拾搁下多年的笔开始写作。每当我从书本中抬起头,看见那片树叶,仿佛听见它握着拳头在对我喊:坚持。这时,我也开始担心它的飘落,也在心里默默地喊着:坚持。

那时,我想到了欧·亨利的《最后一片藤叶》,但这一片叶子绝不是画上去的,它分明是自然是命运给予我的一份馈赠。

那片叶子至于给我留下那么深的印象,不仅仅是那特别时期对我心灵的一次观照,还因为它奇迹般地在那树梢坚守了几个月,直到我被公司调往机关重要处室任职,它还在枝头向我挥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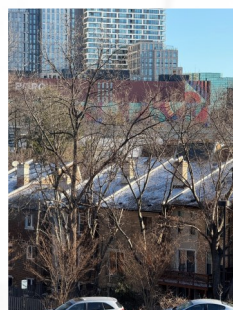
隔一段日子,在办公室里忽然想起那片叶子,急急赶往那偏远的岗位。那棵树真的是光秃秃的了,树下或腐烂或被泥土沾染的叶子,我不知哪一片就是曾经的相伴与坚守。恰如那些过往的日子,我们已不能分清它们的模样,只留下记忆的履痕。

新岁微雪

邹少男

今天是2026年1月1日,新年伊始。节气是三九天中二九的第三天,最低温度零下5度。清晨起身,拉开窗帘,屋外的路面、草地、车顶与屋顶皆被铺上一层薄雪。这是入冬以来的第二场雪。人们常说瑞雪兆丰年,只是不知这般小雪,是否也算得上一份新年的吉兆。

新元初启晓寒凝,
二九霜天雪未盈。
路静轻铺人迹浅,
檐前微雪市声轻。
风收宿雾晨光缓,
云护疏枝冬意生。
瑞兆向来凭厚白,
此般微雪亦含情。

2026年1月1日
后附:照片2张

腊月雪(外一首)

马骏斐

十二个月的思念 赴一场浪漫之约
如此的寒如此的白 肌肤如玉
白如母亲头上的发 白裙飞扬
寒如心底涌起的一份伤怀 亿万年来
三百六十五个日子 我依然为你保持最初的纯洁
轻轻地飘轻轻地落 我心目中最纯真的爱
落在眼角化泪 都化作晶莹的花瓣
飘在掌心留痕 要在你的心头融成清亮的语言
晶莹的乡愁漫天飞舞 一枝红梅簪在鬓角
苍茫了那条回家的路径 潜送的芳香为你盛开
亲情的火炉已经燃烧 我为你梳妆打扮
要暖开游子心头上的冰凌 只为这一年一度的相约
雪花束 请伸出你的双手
接受这六棱的请柬
以曼妙的舞姿 我为你准备好了广袤无垠的情怀
向你邀请 还有随后到来的
请走出萎缩和幽闭的日子 春天